

南海水下文物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轨迹,体现出我国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

水下考古,惊艳时光



阅读提示

2000多年前,中国的先民就在南海活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分布着众多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究南海人文历史的发展,保护南海文物资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就组织专业人员在南海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一批岛屿遗址、水下遗址和沉船遗址等,丰富了南海的历史文化内涵。

多宋代的文物,还这么有海洋气息。”在位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千年渔港旁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内正在进行“八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1号沉船特展”,游客们对精美的出水瓷器赞叹不已。

800年前,这艘运载瓷器的宋代商船航行至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不幸遇险,因未能及时靠岸维修,最终沉没在永乐群岛南部的华光礁水域。直到1996年,琼海潭门镇的渔民在华光礁环礁内的西北边缘潜水捕鱼才偶然发现。

1998~1999年,相关部门在西沙群岛海域进行了首次水下考古。在华光礁礁盘内用拖拽搜寻和自由搜寻两种方法发现了沉船遗址。沉船表面散落有大量陶瓷残片,经过试掘,出水一些瓷器,可分为青釉、青白釉和褐釉器等,器形有碗、罐、盘、瓶、壶、粉盒等。华光礁1号沉船是我国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沉船船体。

随后,2007~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和海南省文体厅汇集众多省市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对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完成了沉船遗址的全面揭露,逐层清理船内遗物和船体全面测绘,对船体构件进行编号测绘,分解提取并运回海南省博物馆进行脱盐、脱水处理保护。目前,已整理6380件瓷器,修复瓷器1433件和铁器100余件,并对511块木船船板进行溶盐脱除技术处理。这艘南宋商船虽然没能驶向既定的目的地,但在沉睡800年后,惊艳众人。

水上修复不可少

“很多文物打捞上来都是破损的,修复起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文物修复方面的人才也很少,目前我们博物馆仅有文物修复专家一名,所有的文物保护修复都得靠他,特别是还有一些急需进行抢救性修复的文物,根本忙不过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李剑介绍,破损残缺的

文物打捞上岸后,要对其进行检查分析,研究怎样延长文物的寿命,怎样把缺失的部分重新补上。

“仅仅给一件文物上色,有时候就得几个月。比如漆器,市场上有30多种材质,颜色本身的搭配就有上万种。修复成什么样,这完全取决于修复师的能力,有时候两三个月也调不出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颜色,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李剑又举例说:“一些价值很高的元代青花瓷,有些部分瓶颈缺失,瓶身还有裂缝,变形实现严重,修复起来非常困难。首先得参考其他元代文物制作3D模型,模型补全后,还要花费很多功夫去修复裂缝。最难的是补充空白部分的花纹,这不仅要看研究文物的特征,还要参考同类型的文物。最后还要花几个月,不断调整文物的颜色,让新涂上的颜色与之前的几乎没有差别,才算成功。这样一来,光修复一件文物,有时候得几个月。”

水下考古>潜水+考古

此次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团队成员安兴龙,是第二次参与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他对水下考古的体会是,仅仅是物探工作也是集计算机、数学、物理、遥感技术、水文、航海技术等多学科、多种类的综合于一体的,绝对不是成为一名“会考古的潜水队员”就能完成的。

安兴龙上次“下水”是参与去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开展的西沙水下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调集了海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水下考古及出水文物科技保护专业人员共计22人组成了水下考古工作队,对石屿二号沉船遗址进行复查和试掘工作以及对华光礁海域进行物探调查工作。

据王万峰介绍,仅石屿二号沉船遗址钻探



试掘过程,潜水作业就达162人次,潜水时长累计15063分钟。

“每位水下考古队员都很辛苦,经常见到他们在海上考古被晒得没人样儿。今年,新的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启动,他们一定能在汗水中收获新的成果。”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对今年的水下考古充满期待。

事实上,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从单一的水下考古学科发展到现在的考古、水下文物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从二三十米水深的人工潜水,到搭乘载人潜水器走向1003米的深海考古;从远赴荷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技术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水下考古队员。

“南海的水下文物是‘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文化遗产,未来我们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加大发现、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的力度。我国的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必将取得优异成绩,达到新的深度。”辛礼学说。

左上图海南西沙群岛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张茂摄/视觉中国
右上图华光礁1号船板3D扫描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拼接船木以便扫描。洪坚鹏摄/视觉中国



香港举办音乐会 庆祝回归25周年

近日,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幕,由香港天龔敦煌乐团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办、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敦煌与故宫对话:飞越文化二千年”敦煌特色音乐会暨文化讲座在香港西九戏曲中心举行。

G 视线

“二一三”,甘肃天水工业人的记忆密码

本报记者 康勃

在甘肃天水市,有这样一家企业,不论是经历“三线建设”,还是后来的改革改制;也不论从沈阳搬迁到天水,还是从以前的“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到如今的“二一三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始终用“二一三”这个独特的数字为自己命名。这并不是源于某种“编号”,而是为了纪念一个特殊的日子——2月13日。

历史的脉络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沈阳开关厂,走到女工苏玉春的工案前,留下了一段图片。如今,苏玉春老人已经在水天离世,生前留下一段珍贵视频,讲述当年在工案前和主席交谈的情景,以及沈阳开关厂后来如何更名为“沈阳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又在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搬迁至天水创建了“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的一幕幕历史往事……

今天,在天水工业博物馆里与200多台(套)退役的各类工业设备、上万件文献和图片资料,共同追溯一座西北小城长达百年的工业历程。

走进天水工业博物馆,充满科技感的屏幕和老设备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设备、文献、视频的综合展示,天水城市工业的历史脉络逐渐展开——

“这台设备是1973年由天水星火机床厂自行设计生产的牙条车床,是目前唯一存世的那个时代利用车削工艺加工齿条的设备。作为历史见证,它让我们感受到三线建设对天水工业的影响……”

“当年荒无人烟处,建设者艰苦创业,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火热的景象如今还是天水人心中骄傲的记忆……”

“这是一台500公斤的机械式工业天平,国内仅存一台……”
“沿着岁月的台阶而上,每一步台阶都刻录着37家企业参与‘三线建设’的历史时间……”

从老厂房到博物馆

2017年,随着天水市国有企业“出城入园”项目实施,老厂房逐渐被废弃,曾经在生产一线的“明星”设备停止了轰鸣。为抢救、保护即将消失的工业文化遗产,当地决定利用天水长城控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旧有厂房建设一座工业博物馆,并于2021年一期建成开馆。

天水市工业博物馆总占地面积约98.98亩,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馆区由主馆区和附属配套区组成。

其中工业历史馆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厂房空间。空间经过重新组织,增加了层次,丰富了体验,还特别设计了一条微缩的商街,再现了昔日繁华的景象,讲述着天水的工业故事。厂牌墙上,“国营永红器材厂”“天水星火机床厂”“国营天光电工厂”“国营庆华仪器厂”“甘肃绒线厂”……一个个木质的厂牌,默默地述说着天水火热的工业历史。

在全息互动馆的“时光走廊”,则情景再现了昔日的厂房、日杂商店、职工宿舍、工人俱乐部、理发店、邮筒等,通过老工人亲身经历的三线建设故事,让人可以在这里更贴近地感受历史。局部保留的水磨石地面、混凝土预制板屋面和钢结构屋架,仿佛都在向参观者讲述那个火热年代的故事。

目前,天水市工业博物馆已被命名为“甘肃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工业精神的“打卡地”。参观博物馆,许多职工都感触颇深:“大量工业遗存在这个博物馆‘安家落户’,让这些机器设备赋予新的生命。只有深刻感受过去创业的艰苦,才能更加珍惜今天的发展成果。”

《风骨》展示当代学人精神风貌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中华读书报》记者舒瑜的新作《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收入了周有光、马识途、钱谷融、许渊冲、吴小如、草婴、任溶溶、屠岸、冯其庸、宗璞等近30位当代著名学者与作家的人物描摹与记录。作者以“我”的口吻讲述自己与每一位作家、学者的交往史,包括每一次见面、过程中的多方面交流,最新的或最后的往来等,以记者的职业敏感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描摹着每一位人物。

和作者此前的多部访谈录风格不同,该书收入的人物传记里,体现出舒瑜的另一面。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刘庆邦认为,舒瑜是能够沉下心来认真做事的记者,她对于这些采访对象,对于笔下的人物,怀着深深的体贴。——舒瑜的豪爽率真、善良体贴一望而知。刘庆邦说,这也许是她能够走进受访对象内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赖书闻

6月初,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以“北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开启了今年的南海水下考古工作。

早在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便开始组织实施西沙群岛文物普查和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一批古代沉船遗址和水下文化遗存,出水了大量陶瓷器、历代铜钱及石雕制品等遗物;21世纪初,在南海海域对宋代“南海1号”“华光礁1号”和明代“南澳1号”等沉船开展了水下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出水了十分丰富的文物,取得了重大成果。

“南海考古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仅反映出中国水下考古学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进入持续发展的阶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轨迹,体现出中国南海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考古部员工王万峰告诉记者。

800年后的苏醒

“哇,这些瓷器太漂亮了!第一次见这么

正阳门箭楼修缮后亮真容 预计年底对公众开放

6月23日,北京正阳门箭楼历经一年修缮,褪去围挡,亮出真容。

据悉,最快2022年年底,此处北京中轴线上的遗产点将对社会开放,续写北京人对“大前门”的记忆。

过去5年间,北京市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指引,带动重点文物、历史建筑腾退,强化文物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7.8公里的中轴线两侧,百余处文物修缮工程相继启动,19处遗产点焕发新机,千年古都舒展新画卷。

牛云岗摄/视觉中国



G 艺评

小船儿轻轻,继续且歌且行

罗筱晓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大风车吱吱哟哟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有人说,齐羽的词,写尽了

中国人一辈子的各个阶段。

细看齐羽的作品,用词几乎都很简单通俗,词与词之间的衔接也很常规,再加上包括《难忘今宵》在内的数首作品是在极短时间内写成的,这难免让人以为齐羽的成功来得很容易。

然则大道至简,齐老爷子的高明,正在于用大白话般的填词勾勒出人们明白却说不出的感受;更为难得的是,经过五六十年时间,他的作品依然是几代人的情感公约数,依然是国人对于家国形象最牢固的共同想象。

要做到这些,其功力不可不深。齐羽的简洁的词背后,是他自小受家庭影响熟读四书五经且通晓格律诗、乐府及古今民歌所打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则是他时刻保持的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情感、情绪

的敏锐感觉。比如,齐羽曾说,有一天有一只蝴蝶从开着的窗户飞进自己的家,为了不惊扰这小生命那几分钟,他连呼吸都尽量调弱,而这样的心情经过反复揣摩发酵直到十多年后才被他写入《思念》。再比如,说起《我的祖国》中的“一条大河”为何不是“长江”或“黄河”,齐羽解释说许多人小时候的记忆中都有一条河,即使不知名,想到它就会想起家乡。

在戏曲界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对于齐羽而言大约就是“词比天高”。将最大的心力投入每一首作品创作中,仔细推敲每一处遣词造句,是他坚持一生的原则。正如齐羽自己所说:如果我是成功者的话,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写成功的,这是要付出心血的。

齐老爷子走了,除了引起大范围的怀念与

哀悼,他的离开似乎也让人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今,是否还有兼具民族性又有时代感并且能让老少传唱的作品在陆续诞生,十几年、几十年后,现在的爆款、当红歌曲是否还能被记得?

诚然,随着年代变化,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环境与契机与齐羽当年面对的已大不相同。不过回望齐羽的生平,除了歌词,他还给世人留下了另一笔财富:在这个很容易动心性的时代,无论是身处哪一行,只有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才可能真正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青山在,人未老。齐老爷子带着他的小船远去。对每一个被他的作品浸润过的我们来说,继续唱着他的歌,继续走他走过的路,继续秉持他对人生对艺术的态度,是对这位老人最好的怀念。